

漢書門

儒門語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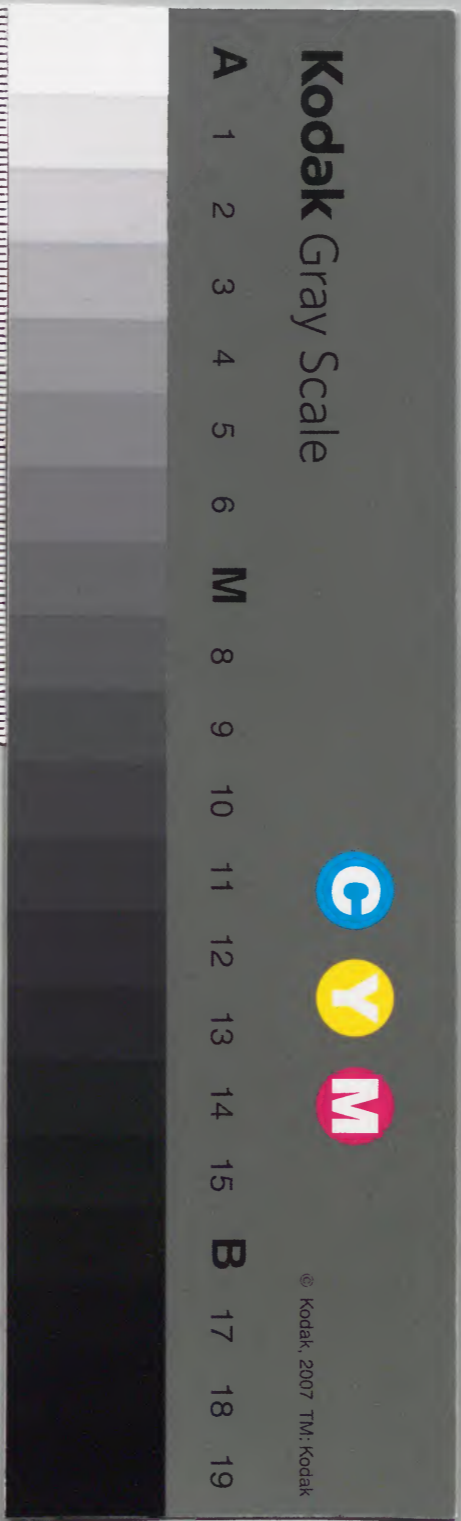
地

漢書門
九四八九
七一
三九
冊架函號類

九四八九
三三
三

新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9
冊數	3 (2)
函號	299 124





儒門語要卷三

華亭倪元坦畚香輯著不男頌堯日園校字

淺草文庫

明儒

方文正公

名孝孺字希直號正學寧海人

人孰為重。身為重。身孰為大。大學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乎身心。不亦重乎。不學則同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敦。人有恒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者廢學以

昏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心哉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而不匱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應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

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元坦案先生受業於太史宋濂盡傳其學建文召為侍講學士金川失守先生哭不絕聲成祖有慚德欲先生草詔以安天下先生怒罵不已乃誅滅九族每棄市輒示先生先生罵不絕聲弟孝友面縛就誅先生淚下孝友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先生趣義作絕命詞又見樵夫攜斧砍松口占一律云樵夫攜斧入山巔斫倒蒼龍撼九天老骨劈開鱗剝落赤心剖出血腥鮮精魂化作三更火正氣翻成半壁煙只恐鶴歸無立處長空依舊月娟娟是時被害者凡八百七十三人吁何禍之烈也

曹靖修公

名端字正夫號月川澠池人

克已用力處只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

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克念則為聖自是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

人可以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

一塊血肉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

路須知正心之學尤在萌上著力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莫切於此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

方是靜故曰無欲則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

靜也

能真知義理之味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

孔顏之樂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

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

仁者天然自有之仁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

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

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肯說

破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

元坦案月川先生篤行潛修日以著述為事坐處
置足兩磚俱穿其專久如此薛文清公贊曰質純

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羨哉。君子。光輝。日新。

薛子

名瑄。字德温。號敬軒。文清。山西。河津人。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黧然。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忽思前語。蓋欲少則氣定。心清。幾與天地同體。其妙難以語人。平且虛明。氣象有難以語人者。惟存心者自得之。平且未與物接之時。虛明洞徹。胸次超然。真所謂清

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此蓋夜氣澄靜之驗。苟一日之間。勿使物欲汨雜。而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恒存。而處事無過不及之差矣。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

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欲淡則心虛。凡物虛則有神。鼓虛則響。鐘虛則鳴。心虛則靈。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小人以隱惡爲可以欺天。殊不知有昭昭不可欺者。此心是也。卽天也。卽神也。觀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人之所爲與天事相應。從未有感於前而不應於後者。特天道遠。人道邇。非淺識者所能窺測耳。視天爲茫茫不足與言。天道。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在心。事至而應。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好樂憂患。而恐懼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不及之。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留前四者一事於心。故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當者。感而遂通。卽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卽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卽元亨利貞之通。一感一寂。動靜循環。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無欲則心虛。殊覺寬平快樂。胸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心虛有內外合一氣象。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又曰。常默可以見道。因喜怒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動。惟少言沉默最妙。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乃有進。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極有益。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作詩作文寫字。疲敝精神。荒耗志氣。而無得於己。惟

從事於心學則氣完體胖有休休自得之趣惟親歷者知其味殆難以語人也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為後世

法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

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天理微矣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惟

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

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

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

勝則無此病矣

志動氣為理氣動志多為欲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故

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為。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非言說所能喻也。

聖賢之言。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先儒謂學易。欲入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

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昔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人能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元坦案。先生官大理寺卿時。中官王振用事。有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先生為辯。冤駁還。振劾先生受賄。出人死。詔縛詣市殺之。先生神色自若。曰。辨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先生將刑。振有老僕大哭。振問之。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免。先生仍讀周易如常。晚年造詣益邃。嘗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天順甲申六月。有疾。整衣冠危坐而逝。時見白氣上升。年七十有六。先生之學。以復性為宗。造乎無極大極之妙。學者欲窺其底蘊。以太極圖靜參之可也。

吳康齋先生

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

與鄰人處一事。涵容不熟。既已容隱。彼猶未悟。不免

說破。此間氣為患。尋自悔之。因思為君子。當常受

虧於人。方做得益。受虧即有容也。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責人密

自治疎矣。可不戒哉。

文公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嘆何修

而至此。又自揣。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又云。李先

生初間。也是豪邁的人。後來是琢磨之功。觀此則

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

備門言要 卷三 九
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而今文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

夜病臥。思家務。不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與以自勉。

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畧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間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

元坦案。程明道先生秋日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此即所謂天地自濶。日月自長也。有道氣象。於斯可以領取。

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

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
典弼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
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
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
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
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
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
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
而於是益加苦功逐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

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卽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
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
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又復觀之而後知吾
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
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大虛七情不可有所放物
之相接甘苦辛鹹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
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
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已復禮之一端乎蓋制
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

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間和平。多在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

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胸次鄙吝甚可愧恥。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稍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為者。

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為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勉旃。毋忽。

一事少含容。一事便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為事物所撓。無澄清

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措之反覆。失愈遠矣。
 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
 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
 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况責人。此理吾
 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
 戒之。戒之。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
 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也。

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寒澁。未免起計較之心。纔覺
 計較之心起。則為學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

今日。不過如此。况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

則學何由向上。此生將何以堪。於是大書隨分讀
 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灰生憂樂。一聽於天。此

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

元坦案。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推而言之。祖父
 經營。子孫亦不過如此。舍道義而計較。有無。真是
 天下第一呆漢。

近晚往鄰倉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起。此生將
 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程子詩
 云。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然此心極

傳門語要 卷三
難不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警策。古今幾人臻斯境也。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人須整理心下使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

熟思平生不堪回首。間閱舊稿深恨學不向前。身心孟荒怠可憂可愧。今日所當爲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窮通壽夭自有命焉宜篤信之。

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使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煞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

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

元坦案。康齋風格高邁。師道尊嚴。不以言教。而以身教。有孔門沂水舞雩之意。白沙來受業。康齋絕無講說。使白沙植蔬編籬。每作字。使白沙研墨。或客至。則令接茶。如是數月。白沙之學大進。

胡文敬公

名居仁。字叔心。號敬齋。江西餘干人。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為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

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為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元坦案。敬齋從康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敬為本。以主忠信為要。筆飄陋巷。處之泰然。著有居業錄。其中稱白沙為禪。蓋敬齋近於狷。白沙近於狂。後人正當於不同處悟入。不必以此而疑彼也。

陳文恭公

名獻章。字公甫。號白沙。廣東新會人。

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觀。然未知入處。比歸里。杜門不出。

專求所以用力之方。亦累年而平未得焉。於是舍繁求約。惟事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脚勒也。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哉。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任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

藥也。眼前朋友可與論學者幾人。其失在於不自覺耳。

謂羅一峯曰。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潔淨淨。先生平日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

元坦案。先生嘗與賀克恭書云。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蓋其平生學力。本自靜坐中得之。進士姜麟以師禮見。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或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觀此。知先生之養。見面盎背。迥不猶人。

湛文簡公

名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

人之一呼一吸。天地之氣也。氣在天地。吸之即翕。是天地之氣通我也。呼之即闢。是我之氣通天地也。是故知天地人為一體。

與其習靜以養動。不若慎動以養靜。不若動靜之皆忘。時動時靜。察見天理而存養之也。認得本體。便知習心。習心去而本體完全矣。故煎銷習心。便是體認天理工夫。見得天理。時習心便退聽。

前有古人。後有來者。至流俗毀譽不足憑也。設戰國

無孟子。則匡章為不孝。而陳仲子為廢士矣。吾輩為學。若在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至站脚不牢。惟借以為修省之助。亦自得益。若聞譽而喜。聞毀而怒。便與流俗一般。

元坦案。甘泉從白沙遊。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白沙曰。此參前倚衡之學也。由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後與陽明倡道京師。從遊日衆。陽明嘗曰。我初從事此學。幾至放倒。自得交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毅然不可遇。

儒門語要卷三終

儒門語要卷四

其萃亭倪元坦畬香輯著。男頌堯日園校字。

明儒

王子

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諡文成。紹興餘姚人。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

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
去入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入欲存天
理。動時念念去。入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
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
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
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
其所思慮。多是入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
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

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
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
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
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
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
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
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
有未發氣象。雖曰天下何思何慮。然非初學時事。
初學必須省察克治。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

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間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利名等心。皆如不做劫盜的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間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欲人於涵養省察上做工夫。延平恐人未便有所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問中字之義。尚未明白。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

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畧無纖塵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如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

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原無一刻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緩不急。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不息一般。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問戒懼是已所不知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在已所獨知處用力。只

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詐偽。便是見君子而後
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
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
誠偽善惡界頭。於此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
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
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始無終。只是此箇
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工夫。便支離亦
有間斷。既戒懼卽是知。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
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

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
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
聩。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
除是昏聩。除是槁木灰。

問。近來工夫。雖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
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
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
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

信門語要 卷四 五
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缺

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今在此講論豈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

問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處多故與人論學亦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有一屬官因聽先生講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

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
 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
 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
 之。不。可。因。自。己。事。務。冗。煩。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
 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私。意。只。爾。
 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
 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
 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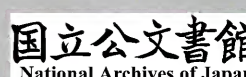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

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
 卻。未。嘗。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知。行。合。一。正。要。人。
 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
 這。不。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
 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凡。人。做。工。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
 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工。夫。節。次。不。可。
 以。我。前。日。做。得。工。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
 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工。夫。

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懷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工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切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

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惡。就見得象的。不是了。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爾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委曲保全。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與



禽獸何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
千年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逢。
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人。

仙家說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無。聖
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
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
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
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
著些子意思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

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
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
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
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
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工夫。於一切聲色貨利。俱
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
全體有未能釋然處。人生死念頭。從生身命根上
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

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
即去先生曰爾萌時這一知處便是爾的命根當
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
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
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
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
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

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翹翹自消矣
變化氣質居常無可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
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
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
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
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
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厲之地故君子無入
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聞

毀而威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元坦案先生學邃德純才兼文武其論叙古本大學及傳習錄諸書妙義無窮即宿學鉅儒不能殫其蘊蓋先生直接孟氏之統前明諸儒未能或之先也學部通辯因欲逢迎政府借陸培王多所詆毀後人從而附和之聚訟紛紜如入榛莽而此事薪傳幾於熄滅矣其可歎也夫

羅文恭公

名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

能以天地萬物爲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爲累則我貴夫以天地萬物爲體者與物爲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嘗發也靜坐而

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執以爲體常寂常虛可卷可舒全體廓如得其本心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師不能授之弟子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非動心忍性則改過不密非真知實踐則見道不精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

入深山僻靜絕人往來每日塊坐一榻更不展卷當

其身也。

致。良。知。工。夫。必。從。主。靜。入。手。至。日。閉。關。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人。一。身。中。無。非。理。氣。二。者。氣。動。則。心。擾。而。理。卽。爲。其。所。掩。惟。靜。則。氣。定。心。虛。自。然。微。有。覺。悟。處。此。天。理。也。

不。動。氣。卽。見。良。知。凡。人。爲。學。有。忽。然。減。少。滋。味。覺。得。不。甚。親。切。者。由。動。氣。故。也。人。心。至。虛。至。靈。纔。動。氣。卽。爲。所。障。蔽。此。乃。客。氣。也。至。於。浩。然。之。氣。則。由。集。義。而。生。到。得。這。時。客。氣。自。然。消。盡。

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故。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卽。在。物。此。心。同。此。理。同。也。其。有。不。同。焉。者。卽。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自。私。其。身。自。小。其。心。執。一。隅。之。見。以。爲。學。有。見。於。已。無。見。於。物。是。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於。自。賊。

元坦案念菴之學以無欲為宗惟無欲而後入微
惟微而後知無不良集中問答數千言皆不踰其
旨力踐二十餘年沛然有得也陽明門下皆能尊
所聞行所知至擔荷斯道俾遠近興起則先生之
多力居

聶貞襄公

名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

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
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為常不復知過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是未發之中
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為昏明者不學而局
於氣也

或問周子言靜而程子多言敬有以異乎曰均之為
寡欲也周曰無欲故靜程曰主一之謂敬一者無
欲也然由敬而入者有所持循久則內外齋莊自
無不靜若入頭便主靜惟上根人能之蓋天資明
健合下便見本體亦甚省力而其弊也或至厭棄
事物別入蹊徑是在學者顧其天資力量而慎擇
所由也近世學者猖狂自恣往往以主靜為禪學
主敬為迂學哀哉

至靜之時雖無所知所覺之事而能知能覺者自存

是即歸藏於坤也。若論復卦，則宜以有所知覺者當之。蓋已涉於事為矣。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無改移者，未發也。一陽初動，乃平旦之好惡未發氣象，猶可想見。白沙謂靜中養出端倪，坤之靜翕歸藏所以養之也。知復之由於坤，則知善端之萌，未有不由於靜養也。

元坦案：王文成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渡江，見而心悅誠服。文成既沒，先生時官蘇州，喟然歎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為證，觀此。

則其平生得力處，從可想見矣。

錢緒山先生

名德洪，字洪甫，紹興餘姚人。

汝禮自嘆平日多過，曰：只要立得真意，一念真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無前後，一是即是一，非即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工夫。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眾曰：學者工夫，不得直截，只為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

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矣。誠不可懼也。

元坦案：緒山龍谿同受業於陽明，能發揮師說。後有來學者，陽明各以其資之所近分送兩人，使下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陽明既沒，權貴忌其德業之盛，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其子，惟緒山龍谿日夕保孤且築室於場，約同志輪守，暇則講學，以廣師門遺教。師弟之誼無間，歿生洵為人所不可及。

王龍谿先生

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

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

氣。吾今日間欲念紛擾，夜間游氣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為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存此謂之存神，見此謂之見易。

古人為學，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一點虛明空洞，無物故能備萬物之用。顏子克己，只是減去，故聖人稱其賢。吾人欲學顏子，須將從前種種伎倆盡情拋捨，學他終日如愚，默默在心地。

上。作。工。夫。始。有。得。力。處。故。曰。為。道。日。損。若。只。在。知。識。聞。見。上。拈。弄。便。非。善。學。問。曰。然。則。廢。學。與。聞。見。方。可。以。入。聖。乎。曰。何。可。廢。也。須。有。箇。主。腦。古。今。事。變。無。窮。得。了。主。腦。隨。處。是。學。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畜。德。畜。德。便。是。致。良。知。舜。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是。他。心。地。光。明。圓。融。洞。徹。觸。處。無。礙。所。以。謂。之。大。知。不。是。靠。聞。見。幫。補。些。子。此。千。聖。學。脈。也。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是。何。思。何。慮。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

體。慎。獨。便。是。工。夫。此。便。是。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人。能。在。先。天。心。體。上。立。根。則。意。所。動。自。無。不。善。世。情。嗜。欲。自。無。所。容。致。知。工。夫。自。然。簡。易。省。力。若。在。後。天。動。意。上。立。根。未。免。有。世。情。嗜。欲。之。雜。致。知。工。夫。轉。覺。繁。難。顏。曾。思。孟。先。天。之。學。也。其。餘。諸。賢。後。天。之。學。居。多。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

常人以富壽為福以貧夭為禍以生為福以死為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為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聖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蹶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目前禍福論也

元坦案龍谿居官難進易退惟以講學為事年八十猶不廢出遊有止之者輒對曰我豈真好勞念家居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狎比以習心對習事不免因循隱約纔離家出遊非此學不談精神意思更自不同耳但龍谿工夫與羅近谿周海門相似近於宗門作用不能無弊今節錄四條皆取其醇正無疵者

鄒文莊公

名守益字謙之號東郭江西安福人

善學者與古人相較量則日覺奮勵若與流俗相較

量則不免頹塌

仁者也是聖門提出做人的正脈人要做人便須

仁以為己任方可頂天履地立三才之極否則無

惻隱羞惡之心便近於禽獸人教人學做聖人學

者卻有推避處若只教人學做人如何推避得

心中紛擾只是將迎之累若能時時照顧見在工夫

如臨深履薄即間思雜慮自不能容稍有障蔽即

與掃除雖欲頃刻息之而不可得古人所以造次

傳門請要 卷四

於是顛沛於是正欲完此常照之體耳

元坦家東郭讀大學中庸疑曾子子思之學必先

慎獨何也後師事陽明講質焉陽明曰獨即所謂

良知也慎獨者所以致其良知也戒慎恐懼所以

慎其獨也所謂誠其意也大學中庸之旨一也東

郭由是豁然大悟學既成與湛甘

泉呂涇野聚徒講學造就甚多

王文貞公名良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

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

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良知一點分明明亭亭

當當不用安排思索神聖之所以經綸變化而位

育參贊者皆本諸此也

或問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然則如之何而

後樂曰吾體自樂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本之外

也然則學可廢乎曰不可廢也而皆以求此樂也

樂者樂此學學此樂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

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

慘得失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者非

樂道邪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加牀也孔

曰樂在其中顏曰不改其樂於此蓋終身焉而何

以加諸

元坦案先生為安豐場鹽丁日以販鹽為務年三十販鹽山東經孔林謁孔子廟慨然曰此亦人耳胡萬世師之稱聖人邪於是歸取孝經大學置袖中逢人問字質義讀論語至顏淵問仁章嘆曰此作聖工夫非徒口誦也為笏書四勿語朝夕手持而躬踐之後受業於陽明稱高第弟子陽明沒後遠近奉為儒宗年五十八卒督撫檄建專祠萬曆二十七年大學士沈一貫等題請從祀孔廟未允三十一年賜諡文貞

薛中離先生

名侃字尚謙廣東揭陽人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

問卻去問理會何益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又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簣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舜為是則任舜為非非過乎。可知人能改過便是聖賢路上人過而不改去禽獸不遠矣

周海門曰中離受業於陽明踐履篤實官行人司時為權幸傾構詔下廷訊備極慘毒中離從容應對之死不回嘗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

歐陽文莊公

名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

夫良知者常寂常感常應常廓然未能寂然則其感

夫必不通。未能廓然大公。則其應必不順。故致知之
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
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蓋卽喜怒哀樂。而求其
未發之中。念念必有事焉。而莫非行其所無事時
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以前未臨事的一段
境界。一種工夫。難免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
自見已過。痛自刻責。是致良知切實工夫。知過卽是
良。知改過卽見本體。人言許大重又出文顯發非
不從軀殼起念。雖富貴功名何者。非道從軀殼起念。

雖道德仁義何者非私

元坦案南野師事陽明能切實爲己絕無浮游影
響之語嘗與羅文恭壽貞襄鄒文莊聚講於青原
梅坡之上於良知
之學多所發明

顧箬溪先生 名應祥字惟賢長興人

人於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
自知之正所謂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知其
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
也苟能於念慮初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
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非別有善念也

去其惡。即為善也。念念皆去惡而為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無非天理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得以役吾之心矣。是之謂知行合一。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人所不為。所不欲。良知也。無為無欲。致良知也。如此而已矣。言道不外求。當下便是。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元坦案。良知之發也。其端甚微。不可不致。箬溪嘗謂及門曰。良知即中庸之慎獨。孟子之幾希。一念之差。舜跖之所由分也。可不慎。諸其言最為警切。

蔣道林先生

名信。字鄉實。常德人。

先生抱羸疾。歲乙亥。病益甚。噦血幾不起。先生乃謝卻醫藥。借寓道林寺。祇以一刀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一日忽香津滿腴。一片虛白。炯炯見前。泠然有省。而沈疴已去矣。先生嘗曰。初讀論語。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往寺中靜坐。將怕死念頭一齊斷。卻如此者。半年。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隔。乃信。

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原只是思索去默識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還只是箇光景這聖學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又曰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元坦案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此二語可以喚醒世人蓋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若因貧賤而甘心頹廢設處富貴未有不陷溺者矣自羅文恭至此皆王文成及門故彙為一卷

儒門語要卷四終

卷四終

慶應寺卯

